

■ 心扉一瓣

红红火火过大年

□ 崔向珍

年,在童年的记忆里,总是与红红火火密密不分开。红红火火的灯笼,红红火火的对联,红红火火的鞭炮,红红火火的灶台,红红火火的村子,还有红红火火的气氛。

过年,最忙的是母亲,最快乐的是孩子。从过了小年开始,母亲就开始一锅又一锅地蒸馒头蒸年糕了。黢黑的大铁锅,白的耀眼的大馒头冒着腾腾的热气,母亲把红墨水倒在瓶盖里,用筷子头在每一个馒头上蘸上圆圆的红点。家里有几个木制的馒头模子,把柔软的面团放进去压平,再磕到面板上,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刚出锅的一条条鱼馒头,一朵朵荷花馒头,还有桃子馒头,肥胖着甜香着年的味道,很是让我痴迷。

最后一个年集,父亲往往牵了我的手走

在热闹的集市上。人来人往的集市上,乡亲们的脸色都是喜庆而红红的,粗糙的手里提着大块的猪肉,或者用独轮车推着一个大豆腐。还有一捆捆的地瓜粉条,一张张色彩缤纷的年画,一个个五颜六色的灯笼。除了这些,父亲还会买上几挂鞭炮,几张大红纸,三对海绵做的蝴蝶花……

最后一个年集赶完,父亲也忙起来了。左邻右舍或者把裁好的对联纸拿给父亲,或者干脆交给父亲一两张没有裁剪的大红纸,任由父亲操心计算。父亲一家计算着大门和小门的数量,计算着马车和水缸的数量,谁家的孩子当兵了,谁家的孩子读大学了……军属的大门上就写“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爱读书的家庭就写“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老红军爷爷不识字,父亲就把“福星高照全家福,春光耀辉满堂

春。”和“赤胆忠心为祖国,赴汤蹈火干革命。”大声念给他听,乐得他合不拢嘴,瘦瘦的下巴上一撮山羊胡子抖个不停。

父亲忙着写对联,我们就忙着晾对联,火炕上和粮食袋子上,里屋和外屋都晾满了写好的对联,满屋里红红火火的,一屋子的墨香。对联写完了,我和哥哥就开始往土坯墙上张贴报纸年画。贴墙的报纸是父亲好不容易淘来的,我和哥哥已经谈了好几遍。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会被某一篇文章或者某一个片段迷住,坐在炕上沉心品读起来,一张报纸半天都糊不上墙。我们把最喜欢的文章贴在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方便自己阅读。报纸贴完了,满屋里亮堂堂的,我们再把崭新的年画贴上去,年画上的大鲤鱼红艳艳的,一对对荷花也是红艳艳的,奶奶和母亲对着红艳艳的年画笑着,聚拢起来的皱纹里



■ 岁月悠悠

犹记童年放鞭炮

□ 郭旺启

随着腊月来临,过年也越来越近了。过年自然少不了放鞭炮,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惊天动地,不仅迎来了新年,而且带来了欢笑和希望。对小孩子来说,过年最爱的就是放鞭炮了。所以,我对童年放鞭炮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最常见的是放炮仗。

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买炮仗。炮仗被半透明的红纸包成长条状,有百响的、五百响的、千响的等等,炮仗的个数越多,燃放的时间就越长,价钱自然就越高。除夕、春节和元宵等节日,家家户户都会放炮仗,“噼里啪啦”燃放过后,地上一片红艳,充满了喜庆的色彩。我们小孩子经常在炮仗燃放过后,去地上捡拾没有点燃的炮仗。我们不光在自家院子里捡,还跑到别人家、庙门前、坟地里捡,只要哪里就有就去哪里捡。捡来的炮仗装到衣服的口袋里,每天出去玩的时候,手拿一根点燃的香,和小伙伴们一块儿放炮仗。胆子小的,插在地上,砖缝里放;胆子大的,拿在手中点燃引线后,马上扔出去;胆子更大的,敢用指甲掐着炮仗的尾部放,不过这种玩法比较危险。

最有趣的是玩擦炮。

擦炮装在一个长方形纸盒里,看起来就像装了一大盒火柴。擦炮是没有引线的,玩起来更加方便,只需要拿一头去盒子边一擦,“嗤”的一声燃烧起来,赶紧扔出去,“啪”的一声就炸响了。

擦炮扔到雪堆里,炸出一个小坑;扔进水里,炸出一朵水花。我们有时就跑到河边,把点燃的擦炮扔进鱼群游过的地方,吓得鱼儿四处乱窜,偶尔还会炸死一条小鱼呢!

最安全的是玩摔炮。

摔炮也是装在盒子里,玩起来更安全。摔炮样子像个大蝌蚪,虽然有引线,但不用点燃,只要拿在手里,往地上、墙上或石头上使劲一摔,就炸响了。我们有时会用手捏成团,然后找一块硬物,把摔炮往别人面前或身后一摔,“啪”的一声,使其猝不及防,吓一大跳。但是,摔炮可不是能天天玩的,毕竟没有哪个孩子的口袋里经常有钱。于是,我们就发明了一种自制的摔炮。首先需要搜集一些炮仗,从中间折断,把火药倒入干燥的小药瓶里备用,然后找一个带有螺帽的螺丝,通常有手指那么粗,那么长。怎么玩呢?其实很简单!拧开螺帽至螺丝顶端,倒进一些火药,再拧回去,然后把它朝石墙或石头使劲一摔,只听“啪”的一声就炸响了。这算是较好的摔炮替代品,只不过,玩的次数多了,螺丝和螺帽也就摔废了。

最刺激的是放旗火。

旗火其实就是窜天猴,也叫冲天炮,上面带着一根细长的竹条,利用火箭的原理制造。放旗火时,手持竹条末端,点燃引线后,喷出气流时,把手一松,只听“吱”的一声,如同火箭一般冲上了天空,最后传来一声炸响。胆子小的,往往把旗火插到地上放。所以,窜天猴玩起来比较刺激,如同发射火箭似的。

最危险的是放闪光雷。

闪光雷有小拇指粗,比大拇指短,引线也很短。女孩子是不敢放闪光雷的,因为响声震耳欲聋,冲击力很强,是比较危险的。我们放闪光雷时,把它放在地上或石头上,点一支香远远伸过去,点燃引线后,迅速撤离,免得爆炸后产生的碎片烫坏衣服,或者炸伤手脚。有时候,我们还用一块破瓦盖住闪光雷半截,结果瓦片被炸得粉碎。总之,你得小心翼翼的,绝对不能大意。

回想起来,童年放鞭炮给我带来了不同的体验和乐趣,让我永生难忘,回味无穷。

猪年话猪

□ 孙丽丽

小时在乡村生活,家家每年都要养猪,那时觉得家里不养猪,便不像个家。猪吃玉米、小麦麸皮、野菜等,我小时常挎着篮子为猪挖野菜。那时养的猪大多是黑色,体型小,长得也慢,不过肉质香而细腻。

在上古的时候,猪是人类最早驯养成功的动物,猪在古代人们生活中很重要。汉字的“家”,宝盖头像房子,即安居。“豕”字的本意是猪,引申为养猪种菜。望文生义,养得起猪的人家,才算得上是有家。

“猪”是吉祥的。据传,自从唐代开



始,殿试及第的进士们相约,如果他们中间的人在今后任了将相,就要请同科的

书法家用“朱书”,既红笔题名于雁塔。因“猪”与“朱”同音,“蹄”与“题”音谐,所以猪就成了吉祥物。每当有人赶考,亲友们都赠送红烧猪蹄,预祝赶考人“朱笔题名”。俗语:“猪是家中宝,粪是地里金。”后来,肥猪成了一个传递福气的使者。

《红楼梦》第十六回中,凤姐说了一句准名言:“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以猪的形象出现在《西游记》里的猪八戒,深得千万少女的喜爱。据说有一个调查,让在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四人中选一个做自己的老公,让人意想不到的猪八戒的得票率竟然遥遥领先,名副其实地成为首选。

《水浒传》写到“野猪林”时,想必是又要来一场腥风血雨了。野猪在厮杀时十分冲动蛮横,连有经验的猎手也轻易不惹体型庞大的雄野猪。除了病弱幼猪,老虎在万不得已时也不愿招惹野猪。

□ 张军震

丈夫的家在千里之外,这几年春节跟着他回去过年,每次从我们住的地方出发,先是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打出租去车站,然后坐公共汽车到市区,再乘车20多个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历经一天一夜的辗转奔波,辛苦、劳累之余,也常常在路上收获很多故事。

有一次我们回去时,由于春运车票太紧张,我们又没能抢到卧铺票,只好苦巴巴地挤在硬座上熬时间。坐在我对面的是这对年轻的情侣,两个人用手机看电影,摆了满桌子的零食,显得十分惬意。

火车快要到某地时,小伙子脱下皱巴巴的衣服,换了一身笔挺的西服,整个人看起来帅气了不少,脸上却堆起了愁容,不知他小声说了一句什么,女孩很生气,推搡着他:“胆小鬼,早知道这样别跟我一起来啊!”在众人的围观之下,小伙子脸上有点挂不住,他们吵了起来,乘务员闻讯赶来劝解时,女孩流着眼泪说,两人一打打工时相识相恋,说好春节带他回家看看,小伙子却害怕老人嫌弃自己收入不高,想临阵逃脱。“丑媳妇还得见公婆呢,去见一面怕什么?”“你现在跑了,你们的

事儿可就真的黄了!”在大家七嘴八舌的劝说之下,小伙子终于牵着女友一起下车了。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了,真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

出门在外,天南地北的人都能遇到。有一次,我们遇到一对生活在南方的中年夫妇,快要过春节了,别人都往家赶,他们却踏上了北去的征程,只为了实现妻子一个心愿:在冰天雪地中感受不同的年味。男人说,平时没有闲暇的时间,利用假期到处走一走,才能领略生活的乐趣,在路上的感觉很好。男人倚在座位上睡着时,女人给他盖好衣服,却笑着说,其实丈夫从小就患有车的毛病,两人结婚之前,他几乎没怎么离开过自己生活的城市,没想到娶了她这样一个旅游的狂热爱好者,这些年一路跟着她到处跑,竟然也不晕车了呢。女

■ 生活纪事

春运路上故事多

人说这话时,语气里的甜蜜让人羡慕。所谓幸福的婚姻就是这样吧:你去哪里,我跟到哪里,无怨无悔。

人在旅途中,不是总能遇到温暖的故



夹缝里的爱

■ 朝花夕拾

集市上人来人往。海鲜摊位上,螃蟹张开大钳子在竹筐里横冲直撞,逼仄的空间,怎么挣扎,也逃不出竹筐的天地。小贩子在叫卖着,来看看,刚出海的活螃蟹,二十五元一斤,价格公道。

另一边,是花卉市场,君子兰像谦谦君子,开出大气而雅致的大黄花。茉莉花则像小家碧玉,开出洁白的小白花,在碧绿的叶片中若隐若现,芳香四溢。各种各样的花儿摆放一地,让人不忍离去。

此外,烤羊肉串的,卖水果的小贩子,也在各自的领地上忙活。

在这忙碌的集市上,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有一对坐在地上的夫妻,在夹缝里默默地移动着。

前面的男人穿着打着补丁的灰黑色大棉袄,补丁方方正正的,左肩膀和右肩膀各一个,并不对称。

男人很老了,面前放着一只掉了瓷片的白搪瓷缸子,缸子沿口的蓝色瓷片几乎都掉光了,黑乎乎的。白搪瓷缸子上隐约可见几个大红字,可是,因过度摔瓷,已分辨不出到底是什么字了。有人远远地施舍几个硬币,就听到搪瓷缸子里“叮叮当当”地响上一阵子,又恢复平静。老男人会欠欠身,答谢!

最醒目是老男人的双腿是用旧轮胎

做成的假腿,轮胎前半部分瘪瘪的,拖在身后。一条“腿”缠着一根粗粗的麻绳,麻绳另一端拴在一辆自制的平板小木车上,木车有四个小车轮,坐着一位一直盘着腿的老太太。老太太的脸蜡黄,头发稀疏,全白了。

老太太的面前,也有一只白搪瓷缸子,只不过这只搪瓷缸子就掉了几处瓷片,算是半新的。

老男人过一会儿,就把自己的破搪瓷缸子里的绿票子、红票子整理好,扭身放进老太太的搪瓷缸子里,老太太的搪瓷缸子里都是大额的票子,尽管不多,却用一只深紫色的小夹子整齐地夹好,边边角角都捋得很平整。这举动,有点像在外面打工的丈夫,兴高采烈地把工资交给自己的妻子保管。

原来,这匍匐在地乞讨的生涯,竟也可以活得如此精致。我看到落在地上的搪瓷缸子里开出一朵卑微的花来,那是这个残废的老男人对妻子的最为卑微的爱。或许,正因为这盛开在破旧的搪瓷缸子里的爱,卑微中却渗透着一丝暖意,卑微也不复存在了,一层敬意在尘土里生长起来。

我不知道这老男人曾经经历过什么?残废之痛,乞讨之卑贱,千帆过尽的苦难,这一朵盛开的花是所有不幸的微小,命运之舟在颠簸里坎坷前行,那一根粗粗的麻绳连接着这对卑微的夫妻,他们是虽卑微却能倔强生活的人。

比起这对患难夫妻,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要幸福多少倍?

当你觉得无助或者烦恼时,就想这对夫妻吧!活在行动不便里,也活在世俗的偏见里,仍然有在破搪瓷缸子里开花的心境,那么,你还有什么坎坷过不去呢?

在夹缝里生存,在夹缝里开出花来,夹缝又何尝不是宽阔大路呢?

□ 赵越超

梦在梦里才有意义,总想把记忆截屏,永远收藏。难忘掏麻雀的淘气,难忘打雪仗的快意,难忘热腾腾的豆包,难忘百吃不厌的酸浆炖大鹅……更忘不了离家时父老乡亲含着眼泪的祝福。一个叫家的地方难以找到我心中理想的出路,从此开始了漂泊,有了远方,有了乡愁……

雪,从一天早晨开始就稀稀疏疏地下了,悄无声息不紧不慢地洒落着,黄昏后浓密了起来,由星星点点演变成密密匝匝,一会儿功夫,天地间漫天皆白;一宿儿功夫,大雪已有半米高。第二天,大雪仍旧纷纷扬扬地飘洒着,院子里老榆树枝杈上平日哇哇叫的喜鹊乌鸦早就悄无声息地不知躲到了哪里,连那只放犊犊的大黄狗也老老实实地蜷缩在狗窝里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小小的我再次爬上热炕头钻进了被窝,一扇门,阻隔了户外的风雪交加。

过去家里贫困,冬天来临,母亲总要腌制几大坛咸菜酸菜,以备过冬。买菜、晾菜、洗菜、切菜、腌制,一整套程序基本上都是由母亲完成。大雪天,咸菜缸酸菜缸冻得梆梆硬,不用开水烫根本取不出菜来。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菜要经霜才腌得好吃,因此,腌菜时节气温一般都已零度以下。这时候在水中洗菜,手指冻得像一节节红萝卜,先是针刺的感觉,后是麻木,寒意顺着胳膊往身子里钻,冷得发抖。儿时母亲在塘边洗菜,只知道在水中砸石子,打漂漂,哪里晓得母亲的冷。母亲说,腌菜是讲究“手气”的,“手气”差的人腌菜,吃了几天就一拳头到底(比喻烂到底),“手气”好的,腌的菜吃到第二年夏天都嘎嘣脆。腌了多少年菜,知道腌菜除“手气”外,也是有讲究的。买回的菜一定要晾,晾短了,腌的菜水多,且容易烂;晾长了,菜又容易“皮”,腌出的菜不脆。菜要洗净,不洗净,不卫生不说,还碍

牙。最重要的是腌制,一双手在大盆里将菜一遍遍地揉搓,急不得也缓不得,就那么近乎匀速地盘弄、翻搅,直到出汁。放盐也很重要,盐放多了“齁人”(太咸的意思),盐少了又酸,恰到好处确实很难把握,这就是许多腌出的菜或咸或淡的缘故。

年腌腌菜,便玩些花样。比如在坛底放上几四石蟹,在白菜心里裹上生姜和干辣椒等等,一盘腌白菜端上来,白的梗,黄的姜,红的椒,像一幅诗意的小品,让人生爽,更让人开胃生津,垂涎欲滴。

我童年的冬天,经常可以看见从屋檐上挂下来的长长的冰柱子,和一连几天都化不掉的积雪,厚厚的雪地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脚印,天气冷得连那些平日里最喜欢外出疯玩的孩子也老老实实地窝在火盆边烤火。早在寒冷的冬天还没到来时,家家户户就准备好了充足的柴火过冬。房前屋后,柴房里,灶头间都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堆堆秸秆,那可是农户人家冬日最丰实的景象。一到天冷了下了雪,家家户户都拿出火盆子,把它架在厚实的架子上固定好,然后就可以点火了。

先用一些细枝、干叶或废纸把火点着,然后赶紧放上容易点燃的干柴,等烧到一定程度了,就可以在上面放木头或是煤核之类的柴火。这样,火就旺旺地烧起来了,烧得木头噼里啪啦地响,火苗扑哧扑哧地往上蹿,火光映得每个人的脸都是红彤彤的。

一家人就这样围坐在火盆边,孩子们在火盆边翻看小人书,女人在火盆边补衣服、纳鞋底,男人倚在墙角打盹,老人则讲着那些永远也讲不完的老掉牙的故事。不知道是谁的裤子或鞋底被火熏久了,发出了一股焦味,闻

到的人就赶紧提醒退后一点,不要靠火太近。这时,倘若进来一个串门的,家人们会热情地站起来,腾出地方请他坐到火盆边:“来,过来烤烤,烤烤火。”然后,沏一杯热茶,卷一根老烟,在火盆上点着了递过去,浓浓的暖意从火盆里氤氲开来一直到路客的心里。

当火盆里烧得只剩下一堆红通通的炭火时,是煨年糕或玉米棒的时候了。用白纸或菜叶包一块年糕或一番薯,或者用根筷子戳着玉米棒,藏到红红的炭火下面,不一会儿,就能闻到一股焦香味,拿出来时,年糕或番薯的表皮已经焦黄了,里面软软糯糯的,玉米棒上几颗玉米粒也爆开了,香喷喷的惹人直流水。要是火盆里的炭火再旺一点,还可以煨黄豆、瓜子,只听得“啪”的一声,煨熟的豆子就蹦了出来,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去抢着吃,吃得一个个嘴巴黑黑的像长了胡须,然后相视着互相取笑……

小时候虽然寒冷,但是年轻人不喜欢“猫冬”,纷纷走出家门到生产队的场院集合玩耍。每天太阳一出来,场院就已经有人捷足先登,有大人,也有半大的小伙子,还有我们年龄稍小的小伙伴,大家各有分工,有的推雪堆,有的立雪人,有的修饰着雪人……共同科目完成之后,接下来所有人开始玩起了打雪仗。

由于“战场”混乱,这一轮打雪仗暂时停止,双方休战。各自拍打掉头上、身上的雪水,再做准备,再来一轮。我在队伍里,向大家提议,用一半的人运积雪,推雪团。用一半的人投掷雪团。在我的建议下,大家各自奋勇,就近收集积雪,运到前沿阵地上……

如今,每次冬天飘过的雪花,内心酸楚滑然泪下,离家太久了,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乡情又占满了我大脑的内存。弯弯曲曲悠悠长长的小路也没有长过我的思念,夕阳下炊烟里仿佛又听到了母亲那熟悉的呼唤,孩童们的断肠声,那是爱的归宿,那是心的港湾,那是终身的不舍,那是终身的牵挂,那是终身的乡愁。

又是一年雪花飘